

藝文類聚

十二

治政部上 論政 善政 赦宥

論政

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
 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
 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
 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
 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
 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
 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
 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治如天地
 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晏子
 曰景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
 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書曰懍乎若朽索之

藝文類聚卷五十二

一 宅

馭六馬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今
 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
 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
 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
 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
 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
 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
 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陸賈新語曰君子
 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
 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
 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盛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
 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絀而大絃緩絀者急也立事者賤者勞



而貴者逸也禹爲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撤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羸秦正晝決獄夜理書正秦始御史冠蓋相接於道成五嶺以備越五嶺嶺城之嶺九疑之塞峽峽名也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虛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逮至哀世松柏菌蠶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羊土神也服之飛出滿野蒙屬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失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宮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

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推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降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萬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旣明爲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論** 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謀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苟肯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疾世主承平之日久俗漸

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推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原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果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初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太平也 後漢王符潛夫論曰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遊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乏爲本以鬻貨爲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

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若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桀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摺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訓雅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百克也 **表** 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驅驅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殞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

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陳王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士之美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耻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大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也

善政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左氏傳曰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進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

善政未五二

口

吾見箴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大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萑蒲之澤太叔徒兵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于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庭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

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之巢可攀援而闕也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群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善毛嫱而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

馬折象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新序曰魯君使
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
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
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
單父單父大理事具巧善碑 梁裴子野丹陽尹相東王善政碑曰皇上
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
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
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脩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
宣惠將軍丹陽尹旣而下車爲政振民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
績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
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
啓列筵廣置四民摠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緝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
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歛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
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廩畝是以

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
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
德選辭興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
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苞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曰就月將疏爵分品
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旣表南國肇允神章翻飛上德導達玄微優遊翰墨
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詣出康庶福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
洵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
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
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柢功成禹縣至於流名雅
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
韶武穆柞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
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
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

侯班仙必於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
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
地象於炎洲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
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閱黃石之書高
詠玄池之野沉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華郊又負伊生之歎自羯虜
侵華羣蠻縱軼後臯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
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
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鄴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劫盜
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
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
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
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
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
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三

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
定策馳輕軒於軫轡奉待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
克寧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
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鷓始嘯必具籠筐
秋蟀載吟竟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
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
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
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櫺躬親辯決立受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
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
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
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虔劉赫矣高
祖爰清國讎元勳佐命力牧風侯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蠡浦奮翅高
飛雷卷勅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
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攬指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祖征妖氛克

平爰驅大豨實剪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羗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
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
年又廣州刺史歐陽顧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
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勃海
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璫星懸鷄火衡山誕其高德相水降其清輝
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
早棄榮祿易簪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賢巨萬富擬猗頓
裁變槐榆並貶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
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旣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
天地崩霄川冢沸騰群俾西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炤燿烽浴鐵蔽於
山原挺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床勅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旣
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
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珪旣錫
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

猶其狂哭況番禺連帥寔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
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竒功即訓皇家深弘朝
綱檻車才至輿襯已焚祝史祔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訐
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螭但八柱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
昔在衡臯深留風愛仁恩可以懷猶獸威名可以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
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胤國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
沔三改旻衡苞羅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
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熟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
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
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
旣築外戶無肩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祛洒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
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美等來朝終闕備啓并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
琰庶樊鄉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聞黃素
爰於紫泥鑿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宗陳栢栢鼎臣

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
遷征白鎮悠悠銅界貌貌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
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曰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
中興郭莖表其深源何籌斯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素姓
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似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
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
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
電駮駮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曾衿行藏不槩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
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吝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於
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
太守五雞三彘勤郵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
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康哉
寶運美矣良臣胄自澧水源于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

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
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
陽春 周王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竄之君
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
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崢嶸高峯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荷
戟之虞魏塞晉通終因束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
天樞頓八絃於地絡彭濮未恭叩竿不計外憑劍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
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楫西豪斯榆
君長歷稔逋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安
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波洽沒建平督郵之道
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司公奉
命天討星言載塗指日遙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致
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之器昭德必書金石
不朽之質庸勲斯樹某等乃建碑于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

龍圖紀河鴻漸于陸霸楚傳姓名吳放族君子篤生降靈性岳朝陽權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泊夔道西通夜郎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竇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鐫名剋勳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文隋江惣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早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已偃息流略翺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榜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去誼曙鼓留歌暮來**表**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實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耻昭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緣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撫撫於周原包忽忽之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班輪喬御在政遙授袞服焉馮熊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光司牧**教**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曰異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越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高賈處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

以旌厥善

赦宥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周官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尚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廼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宜以德報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長男爲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爲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

無赦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思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之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崧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略天子為之大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叔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衆責大將軍賈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爾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彙教之

異以勉已而消漢末屢赦猶凌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唯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也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靜如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一日 賦 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疊疊乎恩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處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莫莢於階庭攔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和鳴農夫歡於時雨工女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詔 後魏溫子昇孝莊帝殺尔不榮詔曰蓋天道忌盈人倫疾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

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介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
建大會孟津與其樂推其成鴻業論其所由乃有勲效但致遠恐泥終之
寔難習未崇朝豺聲已露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
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寧
方隅漸泰不推天功謂爲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迹日月已甚
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爲拔本塞源之事天旣厭亂人亦悔禍將而有聞
罪無攸縱是而可懷孰不可忍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旣除人神慶泰
便可大赦天下 又遷都拜廟鄴宮赦文曰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
爲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頽曆導塞源於將竭扶
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以冲昧猥當樂推關路多
虞衿帶難固瞻言往事取則前脩乃襲去艷用追遷毫定鼎鄴都卜世惟
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闕宮始就靈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
夜照香氣朝聞令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國
在位哀樂相文感慶兼集固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肆嘗

藝文五十二

十一

三

之令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
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
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
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父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
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
遵曆數念在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
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倦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
瑞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
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呪庸可庶幾
思共億兆同始茲日 **教** 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議獄緩死著自
公圖疑罪准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
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猷矜嚴空紆青組東平
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治政部下 錫命 薦舉 奉使

錫命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柎鬯謂曰九錫 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柎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錫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柎鬯一鹵虎賁三百人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荀彧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德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或勞軍于譙表輒留彧 晉中興書曰烈宗冲幼栢温威震外内人情尊瞻皆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諷朝廷爲九錫使驍騎將軍素宏具草

藝文五十三

一

時温已疾篤宏以呈安安視輒云不好更勾改之伊彌歷旬日至于温薨錫命遂寢 **文** 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自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然宗廟之主社稷無位群凶覬覦連城帶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與國艱群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勸教恤慎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作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柎鬯弓

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明德保朕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慙焉今以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祖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命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干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蕃忠肅內發款誠外照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持節高平侯其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荆益州牧事錫君青土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

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續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相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也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沂流長鷺薄伐崢嶸獻捷南夏大憝折首羣逆夷殄三光旋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擊疆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辨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蕃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薈焉今進授相國表 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

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焚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損無從知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周之始珪河逾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瞻魯邦者乃負圖之辰若乃衣裳之會九合一匡猶慙於斯禮也臣實鄙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爲槩而勞不足銘雖以丹素爲誠而功無可勒 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况呂梁不鑿而器重玄圭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脩而慙形覲往德而登慮也

薦舉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

藝文卷五十三

三

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不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傅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二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志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平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雎也乃載以入秦 漢書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略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又曰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漢書曰辛慶忌爲酒泉太守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正直仁勇通於兵事

柱國石臣鳳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東觀漢記
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章以示公卿曰蕭何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
以良爲議郎 又曰杜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
上徵興爲大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慎時
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續漢書曰橋玄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
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
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寒寒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
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
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
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事具人部蕭篇 三輔決錄曰游子殷爲郡功曹有童子
張旣爲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旣爲雍州時漢
興郡闕主以問旣旣稱楚文武兼才遂以爲漢興太守 魏志曰潁川盧
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
固多奇才誰可以繼或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

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
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
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王隱晉書曰杜夷隱身不仕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爲
儒林祭酒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奇
其才數稱薦之 **詔** 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已來經學廢
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吏
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
罷退之 梁任昉求薦士詔曰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
之朕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用俊異協贊雍熙歷聽九工物色輿阜而白
駒盈谷長楚未刈所以臨朝永歎日異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
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隨江揔舉士詔曰
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冊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
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洪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萬機多紊

四聰弗達思聞謬誤採其默語王公以下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阜
一介有能片言可田朕親加聽覽佇茲啓沃表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
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召公之風居倫履約
紹公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誠社
稷之著龜大漢之典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願乞骸骨更授夷吾後漢
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愠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姦猾之
不散舉張敞於亡命論其武勞則漢室之扞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
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適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
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鷲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
冠慷慨前世美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鈞天廣
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魏陳思五曹植自試表曰
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

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
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
之尸祿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慙玄冕俯愧朱紱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
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謨士未得高枕而高鳥未絀於輕繳潛魚未懸於
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
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
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恩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也常恐先朝
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
輝日月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
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
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
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同
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驎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

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軍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魏啟褒薦朱倫表曰蓋聞虞書非俊又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德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竒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晉庾亮薦翟陽郭翻表曰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事旌德禮實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標渭濱之伏而帝基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宐陋無明敷之稱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於槽櫪之下賚世之才委於壟畝之間若解其巾褐服以纓冕必能翼贊皇極敷訓葵倫梁元帝薦鮑幾表曰旌蒲出魯責帛歸齊頌聲旣興盛業斯在幾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將齊毛玠古人

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陳聽覽伏待鈇鉞梁沈約薦劉粲表曰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於魏關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輶不息梁劉孝儀爲江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緝禮裁樂化俗移風當辰思治分宵夢相枯岸之珠旣論潤山之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斧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擔簦采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鍾聲無愧於東筠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握蘭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水職豫搜揚前竭諛聞先自鄉曲又爲江侍中薦士表曰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欺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字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彌閑刀筆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人爲難定緣所悉而薦北齊邢子才爲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曰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

於逸足未有涓澮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鴛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
衰先人之敏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芥藻川
流雕篆霞蔚蕉蒲旣茂枝葉寔繁故以學窮齊魯聲高梁魏詔美司朝僉
諧允在伏願迴恩徙授以荅具瞻

魏應璩薦和慮則 魏璩曰璩聞唐堯
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
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
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寔英奇
叙用之時貢達進致之良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
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又薦費禕 費禕曰璩聞景
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雋入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
頌起於周文之朝

晉孫楚薦傅長虞 傅長虞曰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
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
之士亦宜然

晉庾闡薦唐史 唐史曰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
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

於龍津者乎郡公曹史泉陵唐史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
著一邦若得駮軌鸞衡服襄駭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齊王融求試效 啓曰臣聞春鷓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
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
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式罄奉
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

梁元帝啓東
宮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溪之
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
金璞王才疋山濤昔翟湯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
誠增竦龍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梁丘遲答舉秀才啓 曰方今八友盈庭
五承在幃七教畢脩九攻具舉猶乃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
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
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

宋孝武臨徐兗二州搜揚教 曰徐方地
兼梁楚秀士攸出充土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世及或

踈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
搜揚舉進咸用名聞 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寤
夢於根雉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輿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
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
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獨往相
望於嶼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書** 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
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曾臆約結
固無竒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
信雖竒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
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魏阮籍
與晉文王薦盧景宣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成事
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盧播字景
宣耽道悅禮伏羲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觀奧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
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

奉使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覲省聘問臣之禮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駢駢周道逶遲豈
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
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
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
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眇衛
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迂禿者眇者迂眇者跛者迂跛者蕭
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間而語移日不解
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
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

使乎使乎爲使之難不辱君命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轉具人部戲篇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刁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他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他魁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他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他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之中又殊失禮儀 **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訓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居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鍾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讌屬卧漳濱禮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盖日落晚催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北齊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喬禮同心賞禮成罇俎陳樂和

金石響朝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葉長東帶盡欣娛誰言驚歸兩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旌事原隰負宸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輶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繁四牢盈折俎三獻滿疊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旣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又酬祖正貞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文盛禮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馬旌旃事鼓鞞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暍香穗低投瓊實有意報李更無蹊 隋盧思道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莅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行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繫長纓前脩亦何遠君其勗今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玉二嶠至瑞節三秦歸林蟬踈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篤紵衣 **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

持漢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水火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翰
海飛沙臯蘭走雪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屑泣橫悲想長安之城
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
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已之願自
隆而於時之報未盡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勳
西戎即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
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
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
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聞僻
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光將來雅度弘
毅偉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
珍貴之遣書通心梁任孝恭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
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
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旣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

是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鍾
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應茲闔外塵蓋所
臨寔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寔俟高筭梁劉孝儀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灼謁舍飄飄辛
苦迄屆羶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
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
入塞馬銜首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
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刑法

爾雅曰律法也

易坎卦主法律 銓衡輕重也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

布憲于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君矣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

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儀有法

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

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又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

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

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

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申子曰君

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羣臣也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

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

使民而安不安樂其法也晉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至天

下何當國富而粟多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

送死二節長幼異食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

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

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而已矣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

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又曰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

足以必宥又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尺寸

則萬不失一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鄉左

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

罟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事具水 部瀾篇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

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

宮室民莫救今有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

救火若比降之之之之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

也之子曰天子簡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而已自正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

是無君也明道慎令慎申子為匹夫不能鄰家至西南面而王則令行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及已自正 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慎子曰堯爲匹夫不能鄰家至西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漢書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撫秦法取宜於時者作律 又曰杜周爲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伺候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修三尺法以三尺簡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書法律也

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今當時爲是何古之法 又曰時上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傳古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使平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楊主之明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勅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建初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報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闡選多無樂者謂使郎補千戶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爲程十程爲寸 楊雄劇秦美新論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也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趨姦僞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風俗通曰咎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

著于甲令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各加祿賜 **詩** 周庾信正旦上司憲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明載捧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鳥還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慮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乘蓮葉劍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賦** 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舍控款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肯正以從邪我没世而是尤敷賢腸以爲效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效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在橈朽木兮難抽 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 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已振

民不敢欺 後漢李尤鞠城銘曰貞鞠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列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況乎執機 **令** 魏陳王曹植黃初五年令曰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自世閒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况於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鴛不如養一驢 又曰穀鴛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使藏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司其覽之哉 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

謂難

漢張

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此

安定以西吏民

給轉輸田畝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必之窮僻

之處買無所付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

得赦者得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

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以為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

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

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

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

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親戚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

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

則子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敷施

差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

撓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刑非所

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則一人

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刑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止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

止其源遂為非也雖忠如膠鬲孝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

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

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魏傅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

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

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

經有墨劓剕割之制至於斲金顛抽脅身受之刑衛鞅所述為非魯陶

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二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

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闇也

不識事宜以為聖人純之教不如取具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威池激楚

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

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實刑輕易

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眾黥刑罪而民甚恥且創制墨

仁違百寮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深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難漢張敞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羗虜以破來春必之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以爲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議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刑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魏傳幹肉刑議曰蓋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

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刑割之制至於鑿顛抽脅烹煮之刑衛鞅所述爲非咎陶所造呂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苟卿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闢也不識事宜以爲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咸池敷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 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刑鄣罪而民甚耻且創制墨刑見者知禁彰罪表惡聞者多服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苟能殺以止殺爲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君無以尊矣故古人寧過不殺是以爲上寧寬得衆不寧急積殺若及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是宜假令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稀止禁刑書鞭杖爲治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出議曰夫司冠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并重辟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

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爲永制 **表** 晉盧諶理劉司空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開塞典刑不明則人情歷措開塞之慎則逆節滋萌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東皇帝擣攘之際值群臣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王彌授首於河南呂朗面縛於滎陽社稷克寧鑿輿反旆奉迎之勳琨效忠之一驗也琨授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荆棘茂於街里豺狼居於府舍旣無白踐里楮之卒又無衛文其滕之民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會遭京都失守孝懷版蕩群逆縱逸充斥王畿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琨抗辭厲聲

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於誅遂乃鞠誓百姓修繕甲兵跋履山川東征西討以喪氣之衆當天下嚴敵蟻虱生於甲冑鷲雀巢於帷幕雖不能摧殄聰勒且得據其心腹現破家爲國之二驗也現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號歸重聖躬今南北萬里若合符契此又現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夫遇害知匹礪必有禍心唯恨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上日慷慨動於左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道言城郢古人稱之以爲忠貞現匪躬之操義實茂之此現沒不忘國之四驗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也兼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礪之狹謀踴躍一隅無以自展精卒勁騎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二賊未殄方難尚殷而使殊俗疆國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遠術也伏惟陛下以淑聖之姿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序萬邦而現受害悲哀冤痛已甚也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辯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寤王上之懷 晉殷仲文罪釁解尚書表曰臣聞洪波振壑

川無活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昧可得而言於臣寔非所敢論相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於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莫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紓一戮於微命由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後引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恭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政惟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斯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 宋傳亮爲劉毅軍敗自解表曰遂今犬羊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蛇翦毒醜類宵遯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釁大責旣積朝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因含宥弛其徽墨偏私之譏旣彰民聽况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宋趙伯符以息舊犯罪乞解侍中讓軍表曰臣識斬羊媼慮闕日禪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而無宜復管司喉唇

作統連率 齊孔稚珪上新定法律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慧績應魏閣則臯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括之相接矣 梁任昉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鞞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疑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剝斲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書奏** 漢杜欽奏記於王鳳曰切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千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告不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已亡者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都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馮野王之罪在未制賞罰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也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固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廼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教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官榮使黥劓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漢張俊上書曰臣辜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棹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肉爛所報萬一 魏鍾繇上書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

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
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
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弊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如孝
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
髡管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
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
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
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試行之斯民永濟 晉
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民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犯重亡
者髡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如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
繫囚猥畜議者因曰不可殺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
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愛暴漸以
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識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

賊盜不禁聖王制肉刑還有深理其事所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
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
也亡者刑之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
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
共相養卹不流離於塗路創愈可後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刑殘不爲
虐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晉杜豫奏事曰古之刑書
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
禁吏無滯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晉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
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故人主權
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
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
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
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
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典常之妙鑒而任微文之直準非聖有殊

所遇異也今論時孰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遠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晉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亡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難是以子皇行戮刑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爲邊成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狷密邇姦藪退未絕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

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弭民心而正群惑者也 **啓** 梁簡文帝啓囚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準 又謝邵陵王禁錮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扉曹議著論布木兄弟且相誠勗以臣居長終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顏戰龍言 梁任昉爲王金紫謝齊武帝未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

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絜敢觸嚴網右趾鉄繫事允法科
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筭之杖有愧前達 晉
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事心是故閑
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
斷刑罰以威其涇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住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
以懲於書而微倖以成之不可爲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
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茲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序 晉杜豫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爲用 晉張斐
律序曰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 又曰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
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論** 魏丁儀刑禮論曰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

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
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
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
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
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天流東源不
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
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
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
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
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
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
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已
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
所以爲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

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魏曹義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
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像天地為之惟明察其用則曰
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又曰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遑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
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
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
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
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竒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侔天
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為惡之
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
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
舍死析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為之不樂在
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
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論曰覽衆所抵精思構微迭為先後文若榮繁翻

然相反豈彼繫未存厥中嘗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貫品物綜覈彛倫
而刑禮之旨可略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
理物興國濟治也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于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
後亦速難之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王者去
彼而適此為生而於彼為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為死而於彼為生
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已以與人是刑加於已而禮加於人也爭
者奪人以崇已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已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
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
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
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五

雜文部一 經典 談講 讀書 史傳 集序

經典

釋名曰經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才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玉法若孔子者聖而不至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玉以前上至義皇時書也唯堯典存禮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說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尚書璇璣鈴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 楊雄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 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漢書曰昔宓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五

一

啓

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又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又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廣雅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爾雅以釋其意義 鄭玄別傳曰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春秋說題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明天下情帝王之功尚上也上帝之書 又曰禮體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 又曰詩天人之精皇后之度故詩為言志 詩 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二者備矣以臨其民 其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議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其 又論語詩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撓

將六車惟塵具具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猶是經其聿脩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遜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其二

又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其一又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

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其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其二梁武帝撰孔子正言音述懷詩曰志學

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次起實沉殺青在建西孤陋之多聞獨學少擊叩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溪黃落散

堆阜康哉信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人端然無四友梁昭明太子詠書秩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網囊用聊因班女織賦後漢

杜篤書攄賦曰惟書攄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如文藻之脩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

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贊晉王凝之妻謝氏論語贊曰衛靈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鹿者乘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

蹈仁而死者矣銘後漢李尤經撓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宋謝靈運書快銘曰懷

幽卷蹟哉妙抱密用捨以道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表梁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

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蒼夫英王啓基名臣建績極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臣遠

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間閭小才述一代盛典啓齊謝朓隨王賜左傳啓曰勸挾策茲助下帷眺未窺山笥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

既因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益羸金遺其貽啟梁劉孝綽謝為東宮奉經啓曰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

光夏校德茂周序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盛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寵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

夕死况兹恩重彌見生輕書後漢孔融荅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

向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眾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觀

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

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道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

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談講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

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脩文學習談論則

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戰國策曰蘇秦

說李兌抵掌而談允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史說曰齊宣王時稷下復盛

漢書曰董仲舒下帷講論讀誦弟子以文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又夏侯勝每

講常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不明

不如歸耕又曰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東觀漢記曰朱祐字

仲先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音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三

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漢書曰鄭太說董卓云孔公謂能清談高論噓

拓吹笙典略曰漢樊准為郎中令上乃疏曰方今學者約少遠方又甚

博士倚席不講大學多治產業謝承後漢書曰戴馮字次仲拜郎中

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重五十

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管輅別傳曰異州刺史裴徽召文學

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為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為

治中四相見轉為別駕至前日舉為秀才魏文帝集諸儒於肅城

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張載別傳曰張載文章殊妙嘗為濛汜池

賦傅玄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

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允竹林七賢論曰王濟嘗解襖

洛水明日或問王濟曰昨日又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人敘前

言往行衮衮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抱朴子曰王充所知

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為高文桓愛玩而獨

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遠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郭子曰范注

字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

王仲祖曰

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

語林曰劉真長與相宣武共聽講禮記相公云時有入心處便咫尺玄門又曰

劉真長謂許文度曰卿為不去我將盛輕薄京尹世說曰宋處宗甚有

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盛着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功大進又曰

何晏為吏部尚書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

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為客主數

番皆坐所不及又曰孝武時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逆講習車武子

謂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表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素

曰何當見明鏡於古照泛清流於惠風晉書曰郭象如懸河惟新既新

爾史既辯爾疑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賓客於朝不荅州郡禮

命有鸛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三台先生自

此升矣位至太尉詩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

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摘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

辨爾疑延我寮友講此微辭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

落誠南詔日余本疏惰頽暮積榆柳踐境渴師巨臨政飢益友盱食願

橫經夕朝思擁帚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碑梁元帝皇太子講

學碑曰皇太子游雷種德重離作兩業觀孟侯道高上嗣官壇累仞高

山仰止承華之闈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及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

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晬王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鐘高

堂衢樽待酌瞻後思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官不獨銘於銀榜

南反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隋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陳之

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瑤星踵其永歷重華誕育興於大鹿之野荀仲

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帟動八閩之

歌謠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

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

逸紫臺秘典綠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

不飾以鈔襲彫以緗素此文教之修也表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

述制言易義表曰目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

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摠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闢踰弘農之
洞啓辭河旣吐邁龍門之已覲金臣以庸蔽竊尚名理鑽仰幾深伏惟舞
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昇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百易義弘闡
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百毛
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感亨
倫敦序故東魯曾夢周窈窮茲刪採西河邵魏著彼續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
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雅頌膏肓匪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
南郡太守空為異序庶今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骨負師國子咸紹
孝勤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陳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
二數系義表曰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蹟致遠而宣尼
比之桎梏絕韋編於冷宇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至若文畫之包於
六經文辭之窮於兩數系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百降
談豕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梁簡文帝謝勅
齋中庸講疏啓曰若觀玄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
氤氲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
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
箕子宣尼照極訪六儻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
卦風義有慙正名百物軒轅為陋梁王僧孺謝齊晉陵王使撰衆書啓
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摘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駢駕之辭楚史所受曾
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託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榻齊下坐有糅
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書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
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肆書傳孜孜晝夜行行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
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為之穿蝸蟲至弱木為之弊然
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
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

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有志之於心不敢忘也。史記曰孔子晚喜易
讀之韋編三絕。漢書曰劉向精專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又班
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由不觀漢記曰章帝詔黃香令詣閣東觀讀
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又曰曹爽夜則懷鉉
筆行則誦詩書。又曰高鳳誦書日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
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墮允流麥。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
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又曰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漢書
曰匡衡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孫卿有子惡卧而焯其掌西京
記曰魯國陳正字叔方為太官令進御食髮貫炙光武欲斬正正曰臣當死
者二臣即月書章奏側光讀書不見髮三也。物理論曰里語白能絲可讀
詩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閑習誦人從
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為
牧守常自課之月一編。吳志曰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從人賃書寫寫
既畢誦亦編上黨記曰太行山壁有射熊於巖間見諸生讀書往覓不知處
傳以為仙人晉書曰王歡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妻患
或毀其書後為通儒。宋書曰卑肖字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
螢照讀又曾聚雪仕至司徒。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家貧好學織
牛衣以賣而自給仕至侍中遷司徒。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少家貧
勤學不事產業位至本郡太守。後漢書曰孫敬字文質好學閉戶讀
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又曰兒寬與父傭力帶經書
耕鉏仕至丞相。詩宋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汎臨覽
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貴園
奚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筮。宗積始微塵虞軒雖眇芥顏濕亦何人
齊王融抄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說禮固多才博詩信為善巖笥發仙華金
滕開碧筍家賦晉束皙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閑居藻練精神呼吸清
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紉素而讀書抑揚嘈噴或疾或
徐優游蕙籍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且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
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身中原憲潛吟

而志賤頭回精勤以輕貧似寬口誦而共釋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
孳孳況中才與小人**賈**便信高鳳讀書不知流變賈曰高鳳好學專
心不迴留連經笥對玩書畫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銘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與居
寤起意由愈宴娛**書**後漢馮衍說鄧禹書曰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
觀於政夫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於道進無
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
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
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從弟書曰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
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唯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史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漢書曰古之王者
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三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
為尚書 **詩**魏阮瑀詩曰誤我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且不達命隨驅就死亡

藝文

低頭闕墻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明此可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為流涕黃鳥鳴高
桑又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為上賓圖擢盡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加駕
曰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小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宋陶潛詠荆軻詩曰惜哉劔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久已沒千載有餘情
陳周弘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銜恩弃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
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陳楊縉**賦得荆軻

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
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沒去余宮 **晉袁宏**詩曰周昌梗槩巨辭達不為

訥汲黯社稷器棟梁表天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檮杌婉轉將相門三言
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泯又詩曰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

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害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
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陳阮卓**賦詠得魯連詩

曰魯連有高超意氣本相小笑罷秦軍却書成燕將愁聊弃南金賞方
從滄海遊寄言又世客非君能見留 **晉左思**詠史詩曰被褐出閭闔高步追

許由振衣千仞岡濯一萬里流五希段干木偃息蕃魏君吾慕魯仲連

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騎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又詠

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

沉下僚地勢使之然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弭漢貂馮公豈不倬白

首不見招又詠史曰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寒廊四賢豈不倬遺

烈光篇籍當其末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道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

才遺之在草澤晉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

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

衣散髮歸海隅宋孝武詠史詩曰聶政憑驍氣荆軻擅美風孤刃駭韓庭

獨步震秦宮懷音豈若始拍驅在命終雄姿列往志流聲固無窮宋鮑

昭詠史詩曰五都矜壯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

燕各鱗次仕子飄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辰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香

鞞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漢身勢力兩相弃陳張正

見賦得韓信詩曰淮陰惣漢兵燕齊擅遠聲沉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

千金報朝稱三傑名所悲雲燕澤空傷狡兔情陳劉刪賦得蘇武詩曰春

使窮沙漠淚上河梁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數系書秋待鴈握節暮

看羊因思李都尉遠漢不相忘陳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

雅深玉吉共追尋當壚應酌酒託意上彈琴上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

當有漢主知懷封禪心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聲五溪還惣

兵受詔金鞞動論功銅馬成唯稱聚米勢無慙慧茲情雖謝雲臺影

猶傳千載名志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宓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

疇追敘世代是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舉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

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豕繫大易

因史立法六學子既登造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循其缺

劉向司籍九流區別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唯海宇誰其

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始貞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建節中平

分竹黃初刑清齊石政偃管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式薦公庭或登宰士

列美霸朝雙風王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表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

別傳等表曰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

昭明太子稟仁聖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温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

章之敏羽蓋備東宮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地尊號嗣外陽之

術無微位比周儲維山之駕不反無以歛揚威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藏諸

庶內永彰茂實表洪徽傳梁江淹自序傳曰淹字文通濟陽考成人

為建安吳興今地任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

皆淹平生所至惡不覺見行路之遠也山中無事專與道書為偶及悠然獨

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常願卜居築宇絕弃人事死

以丹林池以綠水一荷郊甸右帶灑澤青春受謝則挾弋平臯素秋澄景

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

忽忘老之將至云爾淹之學書此而已矣論宋范曄官者論曰官人在王朝

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

仍龍表秦制置官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中興之初官者乘用闔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搃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闔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

除大慙遂享分王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官始盛焉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位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躬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

刑人寄之國命甘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柁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

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

阿言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梁沈約王僧

達顏峻傳論曰祖弱歲臨蕃遊道未曠披曾解帶義止宿僚及運鍾

傾波身危慮切惟膽抽肝猶患言未盡已也至於馮玉負展威行萬物有欲

必從事無暫反已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賞

已行同舟之慮下天愈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比也

臣者若能事主損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集

孔安國尚書序曰乃者所以序作者之意魏陳王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

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擗藻也如春葩汎乎洋洋光
乎曠曠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
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梁昭明太子文選序
曰夫推輪爲大路之始大路寧有推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微增冰之凜
何哉蓋有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麗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
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品並爲八耳之娛黼黻不同俱
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戚里
仰以爲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爲則若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鳳儀閑潤
神姿照朗愛敬之道夙彰柔媚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寞
淚篠葳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況復文同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
逸貽厥于後梁元帝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
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
日逐覩犀申則建朱崖聞蒲陶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
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
望日重譯至焉自塞出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
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水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
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
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却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寔聞
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日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
章胡人遙作木款開蹶角公沂荆門瞻其容貌許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
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梁任昉齊王儉集序
曰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
於此蔚爲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沉鬱滄雅之思離堅
合異之談莫不摠制清衷適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
者其唯神用者乎時司徒素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
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祭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
之抗禮因贈祭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誠時聖武定業肇基天命
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長

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古八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
季禮紊萑皇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
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
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
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之所短弘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
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庶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義正昉行無異
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三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
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
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
采而已哉 **梁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素粲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
逾斐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卞四旬而
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謀綠笥丹
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秘在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蹟具閱
局檢常以前賢往學子亟與聖違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踏

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五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
尤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瑤璋風表
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 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
生曳裾持卷寔華庠壁有均閉戶麻非因餘甕甌母攝齊函丈左右屬目
蓄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
而靡異山林未嘗捉刺權門驅車感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
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緹
馬懸車閉門高枕聊爲詭遇識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藏器
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搖而高鶩排閭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
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華寶佩嗶風曹豸貂映日從容帷展綽有餘輝
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温樹靡吝露事不訓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
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堙壘以石投不如鱗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
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屢屨相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
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隲必深汎遊羣籍菁華

弄搦札含毫必弘靡麗摘綺紉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序集曰陳元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
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
才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
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日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
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千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
益者歟疇昔一面榻來二紀自捩角而接清塵豈豕長者之嘉酬屯險驟更
懼娛中阻班超旣反威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
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
送未淹北印之辭仍及于時屬有烽燧方勤惟辰遂使褐裘莫計寶劍
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賈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
落花春風數鷓鴣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感烈清微
便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
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陵雲傑日由余之所未窺

卷之三十一

二二

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室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柱珠簾
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
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
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篴篥雜句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
簫關於秦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平畫出天仙闕氏覽而遙妬陪遊駁安騁織
腰於結風張樂駕鸞鳥奏新聲於度曲壯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鬃反
插金蓮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娥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
分九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堂與姦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爽鸞鸞
治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裙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
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清文滿箴
非唯芍藥之花新制不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月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
主非無累德之詞旣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鶴晨嚴銅梁晝靖優游少託
寂寞多閑厭長樂之踈鐘勞中宮之緩箏前身輕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
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

怡神於暇景唯屬音於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封麟閣散在鴻都
籍連章無留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
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
窻前新糲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

隋江撝陶貞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
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敞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
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
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
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
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
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鈔墨緘以緹緇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
公集序曰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
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公發言爲論
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捲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

藝文類聚卷五十五

上三

會萬重壁言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厯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
絲桐咸歸撝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
熊且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皎皎霄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
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
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
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
林大雅扶輪小生承蓋

藝文類聚第五十五

